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五八回 逢醉鬼狹路動干戈 數前塵花叢談掌故

且說雲蘭本來是一肚子不高興，如今聽了章秋谷這樣一番有情有理的話兒，倒覺得無言可答，心上的怒氣倒平下了許多，對著秋谷橫波一笑，口中說道：「耐個人末勿曉得纏到仔落裡去哉！月芳阿姊一逕搭倪蠻要好格，啥人去搭俚吃醋呀！」秋谷聽了，知道這幾句話兒無非是有意掩飾，好自己做一個落場，便也對他一笑。

又去咬著耳朵溫存了好一回，雲蘭方才歡喜。這一夜，章秋谷自然不回去的了。連著金觀察和金部郎兩個，都給小洪寶寶同金蘭挽留不放，住在院中。珍簾新鋪，秋宵苦短，三對兒鸞交鳳友，一時間雨帶雲封，溫存掌上之軀，宛轉懷中之月。這些說話不關緊要，也不必去說他。

只說章秋谷從寶華班回來便收拾了一天行李，又出去辭了一天行。那招商局的安平輪船□一早上就要開的，秋谷一到初□，就把行李都發上船去。又有兩三個同鄉，在鳳苑春和燕賓樓和他餞行。秋谷情不可卻，每處都去坐了一坐，便連忙趕到寶華班來。原來金觀察為著輪船一早開行，搭客至遲到晚上兩三點鐘一定要上船的，早早的跑上船去坐著，卻又沒有意思，便約著金部郎、孫英玉，連著秋谷四個人，在寶華班碰一場和，碰完了和上船去剛剛正好。秋谷趕到寶華班，金觀察已經先在，談了一回，便大家碰起和來。

雲蘭為著秋谷今天要走，未免有些依依惜別的心情，坐在那裡呆呆的不甚開口。

月芳嫁人的事情，秋谷已經當面和本家說過，帳目都付清了，月芳便不肯再見客人。

但是章秋谷到來的時候，月芳卻還依舊出來，斂袖低眉，淡妝素服，竟是個人家人的樣兒。秋谷看著這般模樣，覺得玉人依舊，咫尺天涯，狠覺有些惆悵。再三叫他不要出來，月芳那裡肯聽。只兩下談心的時候，大家都是面上淡淡的，不能夠握手牽衣，偃肩接膝，像以前的那種樣兒。今天月芳聽得秋谷一定要走，自然心上也狠是酸辛，也是坐在秋谷背後，一言不發，只靜靜的看著他們碰和。等得八圈莊碰過，已經□二點鐘，秋谷便也不免對著月芳、雲蘭說些告別的話兒。又拉著雲蘭坐在牀上，咕咕唧唧的不知說了些什麼。月香也走過來，對著秋谷說些套話。

不多一刻，已經聽見自鳴鐘「錚錚」的響了兩聲。秋谷立起身來要走，雲蘭和月芳再送到船上，秋谷再三阻攔，他們那裡肯聽，秋谷也只得由他。金觀察和金部郎也一定要送秋谷到船上去，秋谷推卻不得，只好聽憑他們怎樣。金觀察和秋谷等本來都是轎子來的，秋谷忽然想起有一個清芬班裡頭的玉鳳，曾經叫過他兩個局，沒有付錢，便叫轎夫把轎子搭在弄口去等，又叫雲蘭等略候一回。秋谷同著金觀察等急急的到清芬堂去付過了錢，連忙出來再到寶華班去，會齊了雲蘭和月芳，叫他們坐轎在前先走。秋谷同金觀察等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出侯家後來。

那侯家後的地方，原是一條極窄的小弄，弄外便是新造的馬路。秋谷等剛剛走出弄口，劈面撞見了一個同鄉兵部主事嚴克任嚴主政。大家止步招呼，不想斜刺裡有兩個洋兵吃得爛醉，七跌八撞的直撞過來；不左不右，不前不後，剛剛撞在那位嚴主政的身上。嚴主政還沒有開口，不料那洋兵撞了嚴主政一下，頓時發起酒風來，一手扭住丁嚴主政的衣服，口中「鉤鉤格磔」的不知罵些什麼；一手在腰間拔出小刀來，望著嚴主政肩窩便刺。嚴主政措手不及，大吃一驚，連忙把身體一側，那把小刀正刺在嚴主政的嘴唇上面，直刺得唇開肉破，鮮血直湧出來，刀尖撞著門牙，連牙齒都撞缺了一個。嚴主政「阿呀」一聲，要想回身走時，怎奈衣服被他拉住，脫不得身。

正在□分危急，早惱了那位章秋谷，一個箭步直搶過來，起左手臂開了他拉著衣服的手，右手輕輕一轉，早把小刀搶在手中，左手順勢一送，那洋兵本來已經醉到□二分的了，那裡經得起章秋谷的神力，早已踉蹌直倒過去，撲的仰面一交。說時遲那時快，章秋谷正要觀看嚴主政的傷痕時，只覺得腦後一陣風直撲過來，也不回頭去看，把身體「霍」的一扭，右腳往後一登，只聽得「撲」的一聲，那一個洋兵也是仰面一交。這個時候恰恰的沒有巡警在那裡，憑著他們去鬧，沒有人去問他。

金觀察等卻多替章秋谷捏一把汗，恐怕萬一個鬧出大交涉來不是頑的。章秋谷卻並不放在心上，立在那裡不動，只看著那兩個洋兵。只說他一定還要起來混打，那裡知道這兩個洋兵醉到極處，心上那裡還有什麼知覺，一個人吃了章秋谷一交筋斗，睡在地上也不扒起身來，倒反口中「嗚嗚」的唱起歌來。

這個時候正是微雨初過，地下還有些泥泞，這兩個洋兵滿地亂滾，滾得渾身上下好象個泥母豬的一般。秋谷看了又氣又笑，料想這兩個醉貓是扒不起來的了，便回過頭來看嚴主政的傷處。只見嚴主政把衣袖掩著嘴唇，那流出來的血連衣袖都濕透了。大家問他怎麼樣，嚴主政說：「還沒有大傷，回到寓所去找些傷藥敷一敷就不妨事的了。」說著，又向秋谷謝道：「今天幸而遇見了你們幾位，和我解了這個圍。如若不然，那就不堪設想了。」秋谷謙遜幾句，只說這般小事，理應相助的。

一面說著，嚴主政已經叫了一輛人力車，叫到江蘇會館。秋谷等還要送他回去，嚴主政再三不要，謝了眾人，上車自去。

秋谷又對金觀察道：「這兩個醉鬼躺在地上，雖然與我們不相干，但是這個地方又不見有巡警在那裡，萬一鬧了個什麼亂子出來，釀成交涉，老表伯當著洋務局的總辦，這個責任是跑不掉的。不如叫幾個巡警把他們送到領事衙門去，覺得妥當些兒。」金觀察點頭道：「你的話兒不差，鬧出交涉來還是洋務局的干係。」說著左右一望，見就近竟沒有一個巡警的影兒。便叫轎夫去叫了一名巡警來，對他說了這個緣故。那巡警垂著手，諾諾連聲的答應。金觀察吩咐過了，便同著大家坐上轎子，到紫竹林招商碼頭安平輪船上來。

到了船上，雲蘭和月芳已經坐在官艙裡頭等了好一回，問他們來遲的緣故，秋谷把路上遇著的這件事兒和他們說了一遍。雲蘭和月芳吐舌道：「阿要怕人勢勢，區得倪碰著俚，要叫倪碰著仔格號酒鬼格外國人，是魂也嚇脫格哉！」秋谷同著眾人，想著中國的這般衰弱，以致受侮外人，不由大家嗟歎一番。金觀察見開船在即，究竟和秋谷相處了好幾個月，平日之間又是狠合式的，心上自然悵悵非常，不免有幾句分袂丁寧的話。雲蘭和月芳更是脈脈相看，淒然欲泣。秋谷到了這個時候，也覺得一腔別緒，滿腹離愁。和金觀察說幾句，和雲蘭、月芳又說幾句，只覺得心上許多衷曲，一時那裡說得出來。無奈坐不多時，早已是曙色在天，殘星無影，差不多已經有三點多鐘。船上的那些水手大家喧嚷起來，急忙忙的起錨解纜，預備開船。雲蘭和月芳只得立起身來，對著秋谷說了句「一路平安」，懶懶的走上岸去。

金觀察也對著秋谷說道：「但願你秋鳳第一，直上青雲，我們良晤有期。前途珍重！」

說罷，便也同著眾人一同登岸回去。

這一邊章秋谷的事情且自按下不題。如今且再說起上海的事情來。只說上海地方，雖然是個中外通商的總碼頭，那些市面上的生意卻一半都靠著堂子裡頭的信人。

那班路過上海的人，不論是什麼一錢如命、半文不捨的寶貝，到了上海他也要好好的頑耍一下，用幾個錢，見識見識這個上海的繁華世界。憑你在別處地方蓄刻得一個大錢都不肯用，到了堂子裡頭就忽然捨得揮霍起來，吃起花酒來一台不休，兩台不歇，好象和銀錢有什麼冤家的一般。所以上海市面的總機關，差不多大半都在堂子裡頭信人的身上。堂子裡頭的生意很好，花錢的客人很多，市面上的資本家也很多。若是堂子裡頭的生意不好，花錢的客人也不很多，那市面上的經濟就有些不妙了。這是個什麼緣故呢？堂子裡頭是嫖客最肯花錢的地方，要是堂子裡頭的生意都不濟起來，那市面上的恐慌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了。但是如今上海地方的堂子，比起□年以前的光景來卻是大大的不同。客人的經濟，一天窘似一天。堂子裡頭的規則，卻一天壞似一天。以前那班堂子裡頭的信人，一個個都還有些自愛的思想，見了客人也都大大方方、規規矩矩的；既沒有那般飛揚蕩佚的神情，又沒有那種鄙薄客

人的思想。若是有一個信人姘了戲子，或者姘了馬夫，就當作個惟一無二的恥辱，不但做客人的剪他不起，就是同輩姊妹裡頭，也都把這個人當作下流，傳為笑柄。所以那個時候，信人們姘戲子的很少，就是或者有幾個，也都是諱莫如深，不肯自家承認。如今的信人卻不是這個樣兒，一個個龐然自大，見了客人，面子上雖然不說什麼，心上卻狠有些輕鄙客人的思想。那生意不好的信人，也還不必說他。最可恨的是那些生意很好的紅信人，一味的只曉得姘戲子、軋馬夫，鬧得個一塌糊塗，不成話說。非但沒有一些兒慚愧的意思，而且還得意揚揚的□分高興，那臉皮上面好象包了一層鐵皮的一般。以前堂子裡頭信人的品行，比如今那些信人的品行高了好些，卻對著客人不擺一些兒架子。如今的信人品行壞到極處，那一付無大不大的架子，卻比以前的信人大了好些。就是那些舊時花叢裡頭的先正典型、老成規則，也都差不多刪除淨盡，頹落無存。正是：

回黃轉綠，春殘蘇小之樓；月謝花鶯，腸斷琵琶之夢

未知以後如何，請看下文交代。